

武陵縣志卷四十五

同治三
成編成

陽湖

惲世臨鑒定

邑人

陳啟邁纂輯

藝文志第一

維桑與梓獻往文傳麟麟炳炳枕昨成編上窺漢晉下
及時賢準酌今古著述犁然帖分鼎絳金石完堅鴻章
鉅製慷慨纏綿懿修所播民瘼攸關藉資辨證於億萬
年輶軒所採歌詠備焉風雲月露概從舍旃志藝文

甘巫占

通志畧漢荆州牧劉表命武陵太守劉
意集甘石巫咸等書之古今存一卷

武陵先賢傳

水經注案魏晉間人多為之如後世地志之
有人物武陵先賢傳蓋與武陵記相輔而行世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有藏本錄
俟博采

義陵記

音常林撰劉
禹錫詩序引

武陵太守集

宋袁覲撰
通志畧

武陵圖志

梁伍安貧撰
一統志

沅志

梁黃閔撰案太平御
覽作武陵記楚紀

鼎澧聞見錄

唐遂初堂書
目通志

朗州圖經

朗陵地圖

通志畧唐
州郡部

武陵記

唐王安貧撰
酉陽雜俎

武陵記

唐鮑堅撰
府志

莊子通真論

唐書三卷垂拱中
賈參寥隱武陵著



武陵集

唐董伉撰 彭城劉禹錫序畧曰董生之詞杳如搏

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伉字庶中幼嗜詩晚而不

衰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元本彭襲羣形糾紛舛錯逐

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為新聲嘗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

如盧杜高韻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

歡甚因相謂曰間者身以廷尉屬為荆州從事移疾罷去

幽卧於武陵迄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遇其性

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

子嘗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

鼎帖

宋張斛勒鐫 帖載紹興十一年正月八日以秘閣法

其傳紹興十一年十月望日承議郎權發遣軍州鼎州提

舉禮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張斛勒鐫邑人朱景英有

鼎帖考案鼎帖者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所刻者也其帖

凡二十二卷考石刻補叙云武陵郡守張斛集秘閣合潭

絳帖江汝海諸帖參補而成此卷而世之人誤鼎帖為絳

帖者何哉蓋嘗考董容臺集云王百穀所藏宋榻絳帖以

帖中每有武陵二字因疑為鼎帖緡閱第一卷以太宗為

弃跋云宋太宗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後款有鼎州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提舉沅辰判事等官名乃知百穀所藏者鼎帖而誤以為

絳帖耳且鼎帖之與絳帖其所揭之同異又有別焉石刻

補敘云絳帖藏真草書原係橫書及絳刻入石遂遷就移

作直行其筆勢故多閒斷處因以絳為祖不敢毫髮異乃

此帖獨易直為橫而鼎帖亦復效之是絳帖之直行又不

若鼎帖之橫刊為當矣而法帖譜系則云鼎帖較諸帖最

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是又鼎帖之一說也然諸帖皆有

翻刻而此帖獨無故此帖之為世所罕見也久矣 府志

武陵圖經

宋劉子登撰 宋史

三楚新錄

宋周羽翀撰 四庫書目案內分紀周行逢事

靖康紀聞

靖康紀聞拾遺 江浙遺書目錄二冊宋太學 生武陵丁特起撰 府志

武陵郡離合記

宋丁介撰 宋史

鼎州記

宋王得臣撰 塵史

棠陰比事

江浙遺書目錄一冊宋常德守鄞縣桂萬榮摘取 歷代折獄之事比事屬辭編以韻語總一百四

四事今本係
吳訥刪增

錢塘遺事

江浙遺書目錄十卷開萬樓寫
本宋武陵劉一清撰 府志

海蟾子詩

宋劉海蟾著
通志畧

宮柳詩百首

宋楊維著
姓譜

存齋易說

宋楊枋撰
經義考

字溪易說

宋楊岳撰
經義考

周易象義

宋丁易東撰 四庫書目提要是編因易象以明
義故曰象義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日本體即乾

天坤地之類曰互體即雜物撰德之旨曰卦變象所謂大
往小來傳所謂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是也曰正應傳所謂
剛柔內外之應是也曰動爻陽老則變為陰陰老則變為
陽是也曰變卦左傳所載古人占筮之法曰乾之姤乾之
同人是也曰伏卦乾則伏坤震則伏巽說卦所謂天地定
位雷風相薄是也曰互對即漢儒之旁通卦義與伏通而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三

有本體全體之異曰反對損之與益五二之詞同夬之與
姤四三之詞同可以類推者是也曰比爻初比二二比三

是也曰原畫陽皆屬乾陰皆屬坤是也曰納甲蠱之先甲
後甲巽之先庚後庚是也其於前人舊說大抵以李鼎祚
周易集解朱震漢上易傳為宗而又謂李失之泥朱傷於
巧故不主一家如卦變之說則取邵子未子變卦之說則
取沈該都絜筮古之說則取朱子蔡淵馬倚遠紹旁搜要
歸於變動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當考也諸家著錄多作

十卷惟朱睦禔授經圖作易傳十二卷焦竑茲經籍志作易
傳十四卷考易東所著別無易傳之名蓋即此編朱氏併
其論例一卷數之為十一卷焦氏又併其大衍索隱三卷
數之遂為十四卷耳朱彝尊經義考作十卷註曰存然世
所傳本殘缺特甚僅存十二三又非彝尊之所見惟散見
永樂大典中者排比其文僅缺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

七卦及晉球之後四爻餘皆完具與幾本互相參補遂還
舊觀以篇頁頗繁謹析為二十六卷以便循覽原本附有
大衍策數諸圖多已見大衍索隱中今不復錄其論例二
卷自述選著之旨頗備今仍錄以弁首焉
周易上下經解殘本 丁易東撰 四庫書目提要此即象義
殘本傳鈔者改其名也十翼猶存象傳

象傳其餘皆佚上經自乾卦至泰卦僅存二頁九為殘
惟下經晉大壯睽蹇中孚五卦為永樂大典所佚者此本
獨完今已採掇補錄而別存其目
於此俾世知與易象義非兩書焉

周易傳疏 大衍索隱 丁易東撰 四庫書目提要易東有
數臆採先儒緒論而以己意斷之王宏撰山志曰丁氏萃

五十七家之說為稽衍又自為原衍翼衍據易東自序云
既成原衍翼衍二書復為稽衍則王氏未見原本也其書
篇第蓋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以下三十六圖為

原衍自圖五十五數衍成五十位以下二十九圖為翼衍
自乾鑿度以下列諸家之說而系以論斷者為稽衍凡三
卷卷各有序永樂大典既晚去目錄及原衍之序又譌翼

衍為翼行而錯稽衍篇題於翼衍內前後至為紊雜朱彝
尊經義考則誤以原衍序為全書自序而世所傳別本又
全佚去稽衍一篇蓋流傳既稀益滋譌謬幸別本所載原

梅花詩百餘律 丁易東著 名勝志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歸厚錄 明冷謙著 皆地理形家言

常德府志 明陳志明輯 永樂時 為常德別駕首修郡志

西谷漫稿 開縣志 明陳良著

常德府志 明楊宣輯

武陵縣志 明應能輯 錢塘陳珂序曰武陵楚南上游之地
左包洞庭之勾廉右扼五谿之要害沅江演迤於

真南陽山雄峙於其北林麓翳鬱湖水淵濶蓋古之黔中
也漢初改武陵郡亦曰義陵東漢為臨沅縣隋改為武陵
縣唐屬朗州宋屬常德府元屬常德路國朝因之志不可

無也而莫或舉之豈固有所待也吾鄉應侯能來幸是邑
迄再考百廢具舉政通人和願力暇用是敷求博取參考
而得其大凡乃屬常德府儒學司訓廖君珮別其義例補

其闕畧嚴其去取而折衷之志既成編將命工綴梓以傳
會子奉命董建榮藩有事茲土侯以同鄉之故微言以序
之首詞意勤拳不可以不交辭粵惟古者天子而下列國
皆有史以紀志時事所以示勸懲也逮秦郡縣天下而國

史廢後世遂有郡縣志作矣至國朝則又有大明一統志以紀天下之事郡縣之志所以紀一郡治邑之事也邑之有志風化之關繫良有攸在匪直考見其山川之形勝都邑之沿革田賦戶口之多寡貢獻土產之異宜而已夫武陵古昔為荆楚之僻隅自漢以來不得為通都然俗尚淡薄宿樸少宦情知節義有虞夏之遺風其間人物名流固學潛默屢辭徵聘天才過人一代談宗者有克服五谿惠愛無窮同居數世孝義可尚者撫卷肆目不能無思今懷古之歎是蓋一事之善固未足以深論者若乃善卷身際唐虞固以讓天下而勿取冬一裘夏一葛出而作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舉萬物不足以搜其心是誠何如氣象也昔者董子稱之堯舜德彰而身尊善卷德積而名顯善在是則堯舜之道在是矣在唐劉禹錫有詩謂踐先王之遺跡頌先王之高風貪者廉懦者立蓋自勲華以及於今日矣至宋朱子祀其祠亦謂先生之道不可一日無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澤民可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奈何涓風日降世道益遷交戰於富貴利達之場不知道德為何物謂眾人熙熙如登春臺如饗太牢者奚限雖然所性無與於外物初無聖賢愚不肖之分也特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五

上無所以教下無所以學習氣為之拘物欲為之累是故相去之遠始有十百千萬無算之等耳豈性也哉是志一作吾知家傳而戶喻凡生於斯游於斯者思樂仰止感發而興起自有不可已焉者將見澆風日涓頹俗日敦絕巧而棄智見素而抱樸堯舜之治予謂可望其復見矣豈日小補云乎是為序

疏稿

楊介福詩文集

明楊禔著 德山志

五經輯畧

明陳洪謨撰 經義考

治世餘聞

陳洪謨撰 四庫書目提要 是書所記皆明孝宗時事

繼世紀聞

陳洪謨撰 四庫書目提要 是編據明史藝文志

瑾司禮監太監王岳等佐之瑾已垂誅李東陽黨於瑾先

期漏言遂不可制卒成擅權之禍所以罪東陽者甚至至

若張綵於瑾多所匡正反復為辨其枉 案江浙遺書目

錄治世餘聞一卷繼世紀聞五卷寫本每卷首註籍陔二字

靜芳亭摘稿

陳洪謨著 四庫書目提要是集為洪謨所自定以致仕之後居高吾山下築亭山中榜曰靜

常德府志

陳洪謨輯 邑人賀奇舊志序嘉靖間奇曾祖會昌令廷夔佐陳司馬洪謨纂輯郡志百有餘年兵

火散失國朝徵檄屬取無上應郡守胡公爰進紳士謀適奇以久遊初歸公持殘卷授奇悉會祖名因拜曰此雖郡乘實奇家業敢不黽勉從事案此則舊志實以洪謨所纂為底本也

古大學義

桃岡講義

桃岡訓規

桃岡日錄

明蔣信撰 長安周

傳誦序桃岡日錄曰國家文教誕敷真儒輩出從事四君子尚矣武陵有蔣道林先生者不佞曾一見其桃岡訓規寫本私心慕焉及官楚從志中詳爵里出處及學問淵源所自益切仰止恆以不得望見先生故里盡購遺書而讀之為憮亡何廬居田閒修齡楊侯以制科高等拜長安令為先生里人數相對談先生遺事恍若身遊萬桃閒而神交先生於數十年後也已出桃岡目錄一帙謂不佞序之則尊大人封公手校而付侯梓行者乃知侯家學相承厥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六

有本原非一朝一夕矣先生之學以慎獨為主以篤論修行為實踐以明理通世務為致用之具錄中所述如云千古聖賢都在幾上用功云須在天命上立根久則氣質自會融化云聖賢立根處只是萬物一體其要總歸慎獨種種詳切有味而心性理氣之談吾儒二氏之辨隨叩隨鳴聖人復起不能易即謂追踪四君子直接廉洛關閩之傳可也蓋先生之學淵源姚江增城兩先生而尤多獨證不作空虛元遠語封公篤信而傳邑侯過庭而受真有獨契於先生之旨者不佞微惠快生平仰企之私抑何奇也頃關中同志津津切劘頗知向學茲錄之刻若發矇然吾願一二同志交相助於真獨之旨私淑先生成邑侯喬梓過化德意又願邑侯喬梓家庭授受益衍先生之學於無窮使人人興起則武陵桑梓勝地且為理學名區近追濂溪遠追鄒魯無論為先生吐氣即世道所裨殊不小矣府志稿

門人侍疾錄附

蔣信撰

四庫書目提要編乃其門人章評所

刊者首古大學義專釋大學次桃岡講義摘取論孟條附入論斷又桃岡日錄則與門人問答語錄也桃岡訓規則讀書日程也侍疾錄則疾痛時記也史稱信初從守仁游時未以良知教後從若水游最久其學得之為多又稱踐

履篤實不尚虛談
蓋猶未入禪者

蔣道林文粹

蔣信著 四庫書目提要是集為門人姚學閔

止蓋信嘗從王守仁於龍場驛後又從湛若水游所重惟
在講學耳 趙錦序曰道林先生既沒之十有八年其門
人姚君學閔等始克詮次先生之文凡九卷刻成以時錦
屬綴言簡末錦何人敢序先生文哉顧自念曩過武陵與
聞先生緒論而姚君所以見屬意在發明此學又不可以
虛辱也則為之序曰先生之學其初蓋得於疾病灰心之
後屏居獨處之餘既與世之由於聞見者不同而師事甘
泉先生以歸益自信其所得之不謬於是反而求之身心
期以踐其實而馴至其極今觀集中所載先生之言大都
明簡直一出於正而無復世之文士綺靡之習雖其直
寫胸臆閒若有未及致詳於辭意問者而先生光明洞達
之心於是乎可以想見矣明興學絕之後士之有志而慕
古者考求先王之遺跡而守之以終其身自以為聖人之
道在是矣而不知出之無其本宏正間白沙陳先生陽明
王先生始令學者反而求之此心俾知聖人之道有本而
後有文匪徒可以循其迹而已也而學者樂簡便而惡拘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七

檢其流弊或至於剽竊心性影響之虛談而忽畧身心修
踐之實學就而論之循迹之士雖病於無本而先王之禮
法猶賴以僅存事心而或非其本然之良則恍惚之間真
不勝妄而入於小人之無忌憚而不自覺者有之矣此孔
子所以屢致意於躬行之難也如先生者本之乎一心精
之乎實踐而德教繫於人心信義重於鄉黨勲澤垂於所
蒞之地豈非斯文之標準後學之楷範也哉先生早歲與
冀君元亨同謁陽明先生於其里之潮音閣深見器重其
後師事甘泉先生服膺有年又見印可然先生於陽明先
生良知之說未盡以為然而先生所著大學古本諸說即
甘泉先生亦未盡以為可蓋先生精思力踐多所自得非
其心之所安其不欲同於人也如此然即先生之言而釋
其旨則源委通貫亦可謂燦然成章者矣要之學者之於
道貴在於立本本源之地既真則其所從入之塗亦各隨
其資性之所近而未可以一端取
之此又觀者所當知也 府志稿

新泉問辨錄

明史湛若水傳門人蔣信與
周衝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

踏莎草

明唐相著

於大夫集

明於文徵撰

大倉王世貞序曰於大夫出其詩

乎予謝不敏記癸酉冬十月余解楚臬而東去武昌之十
 五里舟焉大風起於江上怒濤拍天聲殷殷如雷霆帆檣
 之迹盡泯而忽有一葉若滅沒於濤閒者一偉丈夫虎顧
 虬鬚冠釋冠衣鹿裘以刺自通曰武陵於某余故從吳明
 卿識君名而異之於君坐定乃曰向者欲東見子於吳而
 不可子幸辱臨於楚而欲見子又不可今子去楚矣可以
 見矣雖然洞庭之為濤怒於江上倍也而巴陵之所觀一
 二舟必漁也今吾所漁於子何也余益異之為呼酒語竟
 夕所談藝文自先秦西京建安開元升降之格諸子百家
 之趣以至二氏虛寂之異同因果權攝經神藥物之粗山
 川之奇瑰風俗之錫犍神鬼幻變之狀俠客博徒之好稗
 官巷俚之所紀蠶起響應而不可窮沃之以大白則醉醉
 則歌其聲破杳渺而上雖以大風怒濤之勁操之而不能
 奪蓋三日夜而舟始發於君尤不忍釋去欲相與下九江
 汎彭蠡究匡廬五老之勝而舟子以餽盡告乃別其明年
 冬余自太僕出撫鄖鎮過睢蔡之墟則君固嘗為令與守
 之地相去二十餘年而其士民猶能談君之政若新凡君
 所謂政不必盡用國家令甲與古循吏之舊而觸事與便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八

往往曲盡其妙所上吏計必最璽書且旦夕下而不忍以
 千石之重奪太夫人之一念竟掛冠歸及余至鄖而頗有
 談前孫中丞山甫事者則嘗致君於鄖館穀之彌月相與
 切劘理學甚至余竊怪君所三日夜語而不及此者何也
 久之余微知君謁太和因禮君以山甫例而要之來則為
 飲飲亦劇談於江上益自落寘世外挑以睢蔡之政則不
 答間及時務艱兵計或慨慷立髮嘆咤彈指庶幾吐其胸
 中之奇甫及半而遠收之類有懲於吻者一日余搜其稿
 而得所纂諸先生格言讀之則山甫語獨多而其大指乃
 在實學實行以究乎倫常之極即世最所慕說千古不傳
 之秘君必自為體證果有合而錄之書餘不盡爾也余用
 是心服君而君亦不盡酬願出其所謂詩文者而屬余序
 君材甚高氣甚完雖不沾沾於古然外足於象而內足於
 意立不滅質聲不浮律以古程之亦少所不合者夫君於
 壯歲方自致功業乃棄一郡如敝屣喪其偶即空室而寄
 身於僧闍舟館之稅地出禪入元於一切有為之跡若無
 所繫其念而尚不能釋然於詩文何也君業已進於道直
 無事余言余亦不能以一端名君始因君之請而敘其所
 以請異日而質諸
 山甫以為何如也

思古集

明曹司賢著 府志

公餘草

小樓集

明龍炎著 府志

對湘樓集

明龍德孚著

鄭氏輯韻

榮藩刊本

中原集韻

龍膺中原音韻問曰榮殿下手中原音韻一編屬予校訂而問曰五方音殊要律以韻而後一故古

有叶韻經子古詩用之自齊沈休文之四聲韻出而近體準焉自元周挺齋之三聲韻出而樂府準焉宋代填詞間多工文而悖律即蘇長公亦或有之至元音律大備後之作者盛稱琵琶為合作其於音韻協否予對曰此變體也將鶴仙一引用火馬也三韻是混歌戈家麻車遮為一韻矣且誣蟻先賢以悖親棄妻之事謗淺者尤而效焉真所謂作俑無後者也榮殿下又問曰近世學古如楊用修王元美最稱大家皆有小令無傳奇豈薄樂府不為耶予對曰是何可薄也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無文飾者謂之俚歌蓋自風雅熄而漢魏以來為饒歌鼓吹之曲用古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九

韻叶之再變而為燕魏齊梁之調唐變而為絕句宋變而長之為花間草堂皆可以諧管絃譜竹月元變而北音其聲勁晚近又變為南音其聲柔南北雖分韻則一以中原為正今人匪但不習聲韻第妄叶以土音亦不知宮調三百五十五章之云何徒盲竊其詞目毋論應清逸綿邈者而失之於健捷應鳴咽悠揚者而失之於激昂應風流蘊藉者而失之於浮誕抑且專尚諧謔拘肆打油之語視羣砌湊為詞如青陽等腔徒取悅於市井孺童游女之耳置之几案殊汚人目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德清是編甯獨分辨三聲清濁陰陽開合上下而後復詳知韻造語用字之法又採古人詞調可為式者錄之大抵先務明腔次要識譜次貴審音庶為文人之詞可以娛耳亦可以快目豈彼鄙俗語同日論乎且也飽食終日博奕猶賢樂府雖小技賢於博奕遠矣榮殿下聞而善之曰君御深於樂府者哉若有藍橋金門二傳奇獎義誅貪表忠述說屬詞既雅命意亦工而尤嚴於音律惜無德清賞識耳予起而謝

府志

世宗實錄

明陳忠育撰 府志

諫垣疏藁

明姚學閔撰

四庫書目撰要學閔官禮刑兵

其前後奏疏彙為此編卷首有陳所蘊序稱當時不察有

以粉榆故相為口實者今疏藁具在有一左袒相君語乎

又有其門人吳中明序亦云先生當柄國時世或漸為同

而能不為同道其後也世或漸為異而能不為異蓋學閔

官諫垣時在萬歷初正其鄉人張居正獨相之日故二人

常德府志

明朱麟朝

按麟天

檀園集

明龍襄著

綸隱文集

儒詰

丹畧

釋詮

陣畧

九芝集

明龍膺

亭馮時可序曰君御龍先生九芝集初成時方備兵張掖
酒泉聞奇友人俞羨長為梓諸金陵顧翰林太初序之已
休沐歸舍則重哀其後來所著撰益廣之而問序時可時
可嘗謂詩歌之道必述古為業而後能窺其藩必融古為
脂而後能造其室夫宇宙之精神在人而秀發於心何古
今間哉心者本來之物有天有聖有六合有千古不溺於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十

物而能全其神羣籟可供語萬靈可相舞日新富有湯沐

無盡即簡冊在左圖象在右博收兼採然與之相黨相資

不與之為臣為隸故合之而若反反之而愈工歸然未易

言也天才既難其縱而人力又難其充故才不足而思慕

古則以摸擬局其神零星釘鉅卑其調致而已甚則以

凌厲傷其雅呼叫鴟張至軋節不可句而入於不可解若

夫本之神悟濟之學問不彫飾而并勝則君御其上選已

我友俞羨長評之自靈均建安六代以至景雲神龍及於

李中尉柳隨州凡豪文苑者無不以為壇坫相承而貌態

相肖然公豈人人雅拜之而家型範之乎精結而采符神

湊而響合故無不詣也無不越也無不古也而卒不見所

為古者古即我也海不邀水於百川而自歸才不借光於

列宿而自拱其包涵固無待也改火而變萬物行春而發

羣葩其接續固無痕也蓋以天假君御之神為天然不琢

之作故公之構撰最多未窮搜探每率爾酬酢信手生
機浮動楮墨若神輪鬼運以供佐使而彼摹擬凌厲者直
睡之耳其必傳奚疑公弱冠舉進士司理睦州擢郎曹數
上書陳時政謫倅邊州拮据兵事數獲奇功其後備兵張
掖酒泉先後撻伐拓地千餘里休沐子舍事其後備兵張
甚至為人疏爽愷悌不自翊翼肺肝從衣襟可掬俸又

敢諸親故及檀施無吝惜蓋全才全德之志其在文章士
即余處武陵數月喜其俗淳士雅若尊公戶部伯氏孝廉
皆文采翩翩而公甥楊侍御修齡與其長君國子文弱更
清潔不點一塵詩詞咸逼古絕詣維楚有材然最盛於茲
山川奇秀鬱發有餘神芝瑞草且日盈芳甸豈道九畹在
君堂哉府志

常德府志龍膺輯

墨池集明商書撰

尺牘紀畧嗜陌集明胡謂仁著

陳少朗詩歌古文集明陳可禹著

文字沾薛文清年譜明楊鶴撰四

地官集常德編紀督師紀事武陵競渡畧楊文弱

文集詩籥野客青鞋集撫關奏議宣雲奏議中

武陵縣志藝文志

樞奏議樂飢園詩集明楊嗣昌撰

愚園詩集明唐紹堯著

睡鷗堂集明胡世甯著

寂堂集明楊勳著

江離館詩集明邱世望著邑人龍膺序曰余方屏跡漁仙

則吾里邱當世詞社書也已讀當世為余得漁仙石洞歌
臨風奏之眾山皆響已復卒業江離館諸什則字字琅璆
言言冰雪時當炎赫忽驚風雨西來惠我穆如破此煩結
而乃問序於余余山澤人何能重當世昔文中子評古作
者曰某也許某也詭唯至王儉任昉日約以則深以典斷
然以君子與之品之決於文也如此當世美髯白晰吐納
風流軒軒韶舉如右軍之目杜宏治神仙中人然性不樂
交塵俗能為青白眼至與之論士霸之餘策品古今之羣
流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又自束髮輒慕古人
博洽典墳洞覽釋野即公孫僑銅鞮伯華不啻焉才豪而

卷之四十五

學贍復以磊落出之故其為詩也調峻氣揚驚雷掣電根
柢性靈無不一準諸古其庶幾約則深典之法乎夫以當
世之時定當世之品固知文章志節凌駕千秋卓然不欲
以一世自命者也或謂當世以江離命館意取諸騷余不
謂然當世方壯齡雅好奇服遊道漸廣學問日新且晚奮
跡木天滿蔽大業甯以牛驥侷侷係秦楚聲乎乃采芳芷於
中洲飲清泉於石澗則
子事耳還以質之當世

借耕齋集鈔 明龍人儼著 府志

泛綠亭集 龍人儼著 府志

小隱詩集 明胡世安著 府志

野航遺詩 明王大捷著 桃源 府志

榮藩孫詩韻輯畧 上海潘氏本龍君御楊修齡校讐榮藩孫
字純齋逸其名有玉敝二年純齋自序

府志

武陵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十二

桐餘集 海粟集 明瞿龍躍著 臨川處士 府志

悔堂集 明唐訪著 府志

湖上草 醫史 藥性錄 雙華堂家訓 明陳大忠著

武陵舊事 明陳國實輯

皋菴詩集 孤兒顛天錄 明楊山松撰 甯鄉陶 汝鼐序詳楊嗣昌傳

辨謗錄 明楊山梓撰

石函集 明陳逸著 府志

浮楂詩集 明僧髡殘著 府志

耕織便覽 郡人輯老農占驗 諸成書無卷數

涉園詩草 國朝屠希綱 著 府志

思補堂集 國朝劉昌 臣著 府志

明善堂集 此菴語錄 國朝胡統虞撰 四庫書目提要

祭酒時與諸生講論者附原注或問學規三種三卷至七卷為四書語錄八卷為萬壽宮語錄末二卷為此菴語錄以別乎成均萬壽宮也其學禰姚江而祖象山專持良知之說於朱子頗不能盡合

三家撮要 胡統虞撰 府志案行狀蓋取 孫吳穰苴之法附以論斷

十六國年表 國朝孔尚質撰 四庫書目提要孔尚質字

遷旁行斜上之體特以偽本崔鴻十六國春秋列傳改為編年猶之排纂班書更為荀紀然體例多不允協如每年但大書甲子而以晉宋年號為僭號分注則統緒全乖又首列所僭之廟號而書中仍復書名則綱目互異又魏氏已定位中原列於正史此乃分標代魏與仇池楊難敵吐谷渾一例轉附錄於十六國後尤為未協惟未附輿圖考一卷古今地名今地排比頗明差易尋覽云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十三

鷹來草堂集 國朝石鯨著 徐 目夏序 府志

樂餘草堂集 國朝陳觀聖 著 通志

常德府志 國朝康熙九年賀奇輯 兩當胡向華序日常

落弗可究詰且於明之中葉泯焉無傳丁未夏予奉簡命來守此邦爰稽古載用是慨然靡甯惟時立意復修一難於貲又難其人屢進紳士而謀之僉舉二人一賀君奇一劉君昌臣敦請以勸厥事既而劉君以學使優遷駕稅業焉 都門賀子毅然獨任始事於己酉八月歲積一週而卒業焉 府志案凡例舊志終於嘉靖十九年後郡人楊嗣昌有編紀三冊今存其二其餘見揚公日歷及諸雜著今多採錄功不可沒也爰編為入志一地理二建設三食貨四學校五祠祀六官守七人物入藝文附以衛屯計類三十一卷有十

坦山山人集 國朝陳維國著 句容張芳序曰山川窅矣

渺矣如之何彼與情移我與鄰比日有其心在楚之中山川如元岳玉泉衡湘鼎澧諸名勝古今游人輒窮屐作舟

止叔生吾不及吾不聞也陳子坦山之為武陵人則余於
二十年前知之而於武陵之桃源在山河湫處處夢想之
坦山生山水間幾三十年始為名孝廉又十年始成名進
士為良吏為吏僅三年又去為山水間人其交遊語默性
情吾不及吾不聞也坦山之為詩則余二十年後讀之併
其人之交遊語默性情一一快遇之記余之識坦山姓名
讀其文章歲在壬午一時峩山伯屏茲受諸先生與箕言
而農數君子先二十年中或存或沒皆予生平所願見不
可得者感嘆嗟歎忽忽如昨日事獨得幸與坦山列名南
宮去壬午纔十年間坦山為吏最先於余坦山令信陽余
令常甯相距數千里而坦山又先去吏余吏衡七年迄今
康熙改元至京師乃罷去亦將為山水閒人坦山適徒步
過余邸舍驚喜逾望稍稍啟行後出其二十年中所為詩
每咏一篇輒浮一日歡然不恨相見晚也夫慕思山水而
不可得見見其人者詩心也慕思其人而不可得見見
其詩詩者山水心也今且見其人並讀其詩微坦山之人
吾安從徵其詩微坦山之詩吾安從見其心哉坦山詩氣
韻淹遠駛如關河放溜凝如孤松一枝俱在寺尋說山諸
集中先之諸子皆能備狀其美不俟更僕特二十年間孤
尋獨往縱心淵邁不肯一篇不自命古今而性情語默交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古

遊俱交應之人皆以為陳子將復大用不沾沾以詩名世
也不知陳子之心蕭蕭悠悠一山水閒人也

孝義錄

松月堂詩集

國朝沈可選著

東瀾文稿

國朝汪浩著

鐵香詩集

國朝陳思育著

四書逢源集

鹿山詩文集

國朝陳養元著 龍陽王為垣序曰康熙癸酉芷濱舉鄉薦

往回京洛走天下奇山水不啻膺戶十數年西旅夜所東
遊廬岱遇有得必鑿之使出竅之使通有不可其意者輒
火之乙酉需次輦下鉛槧所任取財日富更搜舊著久之
存者百不一得已丑出宰甯甯甯固山國也寒山流水曰
之所觸手之所以在在而是予過之出篋中數冊為質子
曰天台山遙賦河源使鑿空山川有知必不肯受若子之
詩之境以予為質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甲午子方計偕
自吳越齊魯燕趙關洛舟車往復回憶芷濱之詩之境豁
豁如在襟袖今年春予復過之昔十數冊又火其半六幸
鹿山集凡三變燕歌感慨秦聲悲壯吳中諸體又多分外

或曰一人之身一身之情何屢變若是子曰不然詩之流
二十四品亦如之若守其一是文章不江山之助藻繪不
雅渙之采也莊濟少予一歲性好書嗜奇如錯居官時乃
能不離政步其尊人澹巖先生視世山水如性命蓋濱得
其癖集中有云好山如好女防身恐不密又云山奇多與
水爭強山水之性一發於詩故詩好險仄若真人樓崖
徑窄而形不痺時好超軼若孫討虜過斷橋馬汗而神不
驚或有麗者疑近崑體是又不然自風騷以來磨礪日出
質為之與文為之與陸士衡謂詩緣情而綺靡者也昔晁
具茨聲豔當時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狀猶取平生所著
告人曰是不足成我名盡火之于半生小技糟粕無多終
未免一炷若鹿山集乃可不火矣

武陵縣志稿

國朝唐祚培輯 自序曰 聖朝脫劍崇文
屢訪各省纂修通志撫憲韓公以散志下徵邑

侯吳公懼邑乘無稽咨培於庭又續郡志序曰培承邑侯
以邑志見屬太守熊公復以郡志下詢加之以憲限之嚴
專之以一人之責雖草創成篇懼不克光茲史乘 案此
係修通志時奉檄采訪稿本未刊今稿亦失

祀典輯要

國朝劉體安撰 體安字鶴湖邑貢生為黃陂
訓導著祀典輯要具言禮器樂舞之制 一統志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十五

三禮會通

劉體安撰 府志

仍柱堂詩

國朝楊緒 府志

德山志

國朝楊緒 府志

梯霞堂集

國朝唐待徵 通志

蕪城集

國朝胡觀徵 通志

東園詩選

國朝夏大春輯 邑人楊緒序曰武陵為荆楚

之氣鬱積全起發而為偉人奇士靈均以來不可更僕
然人多瀆機閉戶著書不求名於世猶有善卷先生之遺
風焉他不具論即有宋時黃氏文學稱盛有兄弟登進士
弟宋志稱其與陸放翁揚誠齋游時詩幾數千首亦皆一
字不傳邑乘中寥寥數言僅具姓字且地界在西南五代
至明頻經兵燹流離播遷人多非昔故傳業不守如吾家
自明初來居茲土代有傳人即先少傳太僕兩公皆有集
數百卷他所著書為類甚夥亦僅存奏議文集詩只數卷

而已太傅曾手輯武陵前八題咏詩自漢至宋無售不搜
凡二十卷今亦僅存殘楮一冊載於徐鴻軒先生家則吾
武陵之詩其湮沒於寒煙荒草冷風涼月間者可勝數哉
栗園主人負才卓犖肆力讀古人詩亦自出機杼成一
言怒然憂吾武陵之詩不傳且念當此文明盛世聖天
子手製詩篇以風示內外卿雲紉纓喜起賡歌自十五國
以至遐荒絕域罔不家宮商而戶絃誦海內鉅公碩士皆
梓其一方之集以黼黻太平而吾武陵獨闕焉無聞梁為
齒冷乃旁搜博采或得之於子孫之世守或得之於齒頰
之流傳或得之於殘紙敗麗之遺或一人而數首或一人
而僅一篇他如名公鉅卿騷人逸士或經過偶有題咏或
流寓間有謳吟隨所獲之多少合之遂成一帙謀付梓梓
問序於余余嘉其意因題數言於簡端以志栗園於武陵
之功不啻若敖蚡冒之披荆以啟山林云

鑑湖集

國朝余演
鄞縣志

孝經傳註案

國朝康熙間洪鐘
社稿本二冊 府志

鴻軒詩文集

國朝徐昌
夏著 府志

武陵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佷山詩鈔

國朝徐昌
支著 府志

滄縣草

國朝陳應
元著 府志

曲政摘策

隆篆救災畧

國朝屠南輯 定州郝林序曰
漢書循吏傳稱董仲舒公孫宏倪

寬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事宏覽皆位至三公
鹹以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士不湛深經術而徒矯飾外貌
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一歲九遷或有之矣以之稱循吏則
未也顏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而後可為循
吏其惟我曲陽邑侯屠先生乎先生以經術起家來宰曲
陽曲邑東南土薄沙浮西北又皆巖棲產斯土者無積聚
而多貧先生下車首興水利東鄉河渠以洩嘉黃等山暴
漲薄書之暇勤勵農桑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乏又為條教頒行之於民間導以為善防奸之意故孝
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至於獄決之際哀憐無辜多
所平反其他善政未易更僕數余耳熟梓里誦聲久矣制
府廉其實委署隆平亟以救災請賑為務今讀其曲政摘
策隆篆救災畧子諒之心流露於文告之間以故魚莊蟹
舍鹿柴牛宮全活者蓋以萬計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周禮

以六計辨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鄭氏謂善其事而後謂之廉善政令行而後謂之廉能不懈於位而後謂之廉敬行無傾邪而後謂之廉正守法不失而後謂之廉法昭然不疑惑而後謂之廉辨是則簞簋不飭固不可以語於廉即徒食一肉脫粟之飯而於民社會無尺寸之補其可得謂之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與今先生治效章章如是真所謂以經術飾吏治者也雖相悞無華有留滯周南之嘆而其許謨碩議不啻如讀太平經國書安知異日不邀增秩賜金如漢之所以位仲舒宏寬者哉

蜀道集

國朝胡期恆撰

南湖居士詩集

國朝胡期真著 秀水朱彝尊序曰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為詩不專師一家用已法

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楊離之而得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細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其道胡子年未三十克之學不已何難與屈未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矣 縣志稿

武陵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十七

楊文敏集

國朝楊超曾撰 楊植秉編次 府志

四書文藝

國朝丁用有撰

易學指掌圖說

國朝戴天緯撰 習雋序 府志 撥指掌圖說即推行啟蒙附論之義不具錄

滋蘭堂集

國朝楊景曾著 府志

纂訂八種

國朝陳長鎮撰 管子四冊淮南子四冊漢書八冊漢魏叢書八冊庾子山集六冊杜工部集八冊李義山集二冊事類八冊案諸種皆取舊註訂訛補闕考證為多

白雲山房詩文集

陳長鎮著 諸暨郭毓叙曰武陵陳延溪先生孝友端重其經濟大才生平尚氣節

工編章既沒十有餘年余始薄遊湖湘聞學士大夫往往道先生行事甚詳心嚮往之而詩文流傳者少欲窺其秘末有由也今夏五月取道武陵其季子箕山與其仲青邱留余館焉出遺稿見示大舍細入無所不有一段佳真流露正大不可磨滅之氣尤益溢楮墨箕山兄弟表章先人之志常若不及屬余董司校讐之役為正其傳焉之訛而

歸之

柱山詩文集

國朝陳長鈞著

朗門詩賦集

國朝陳長槐著

奮經堂詩文集

國朝朱景英撰 自序文集曰幼習文選務為博與於史漢入家文法與波瀾意度之

所以然罕所津逮已覓尋夾深深甯及近代亭林竹垞之書頗突心穿穴解駁之學雅不欲以文名夫既不欲以文名復昧昧於文法而其僅存者又不足有尚敢憫然以作者自命耶半生作吏垂老無聞舊業叢殘聽其放失會友人華亭徐君介人祚承福清李君崇舜振陛下榻官齋授我敝篋猜心排積几得文若干首折為八卷亟付鈔胥哀然成集云 又陳益序曰予友武陵朱君幼芝味道而腴者性情閒曠不以俗果價煩其詩鈔淵然以神省然以遠儵然以秀卓然以雅是有得於哀樂之正是為有詩中人也三代以下篇章日繁而荷啼荷笑者十常八九焉詩之亡也夫人而能為詩也考亭歐唐人詩云以老朽操筆削之權存者僅耳然則作者難知者尤難哉紅蕉主人不苟

武陵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十八

作亦不苛求知誠是集者不必曰若何漢魏也若何初唐盛唐也古今真性情人當必有尋聲而辨者

爾雅補註

小爾雅註

國朝楊虹撰 楊氏譜

春秋三傳異同

左傳箋註

闕名 府志

妙泉集

國朝楊植秉撰 府志

茶仙草堂詩文集

國朝龍昇明著 邑人朱景英序曰吾楚自古稱騷國也屈平宋玉而下代產詩

人其遠者無論已即近有明茶陵吐納風雅公安含咀宮商雖竟陵矯時過激難免詆諆亦不可謂非一時之作手也而吾武陵更以龍氏孝廉太常兩公著兩公當龔州濟南壇坫高躅之時不攻其壁壘亦不入其藩籬巨刃相摩蠶叢自闢極其氣勢夫固欲獨有一代者矣龍不偉哉茶仙先生者孝廉公嫡裔也景英總角便耳其名恨未目其詩戊午冬先生自粵西歸投大刻一束始獲讀其詩即手之不忍置而於其詩之妙猶未窺也然先生之詩之妙盡於先生之論詩矣其論詩曰作詩如作字作字須脫手各成一家不欲依倚王歐門廉而自得其神髓惟詩亦然三

唐兩宋作者歧出倉父日取李杜蘇陸之集擁被呻吟字
規而句模之必問何者為謫仙浣叟何者為劍南眉山是
何異蘭亭亭皇甫諸帖而曰此右軍率更也哉吾輩手一尺
槩縱橫萬里上下千年要當閃閃雙目電蝟蝟飛十指
龍安能俯首前人作乞靈態耶篤哉此論真足令倉父色
沮而先生之詩亦從可知矣以故隨所拈弄莫不直搗胸
臆伸紙疾書不俚班而自工不藍蒨而自麗蓋其長歌短
韻之中別具一種槌碎踢翻之概而究其所造雖求之三
唐兩宋恐不能以一家定之矣傳此復何疑乎今年仲冬
更續全冊而讀之承命一言為序噫英何敢序先生詩哉
第舉先生之論詩者著於篇他日不脛而走海內使知吾
楚茶陵諸公之後不少衙官屈宋之人若知武陵龍氏世
有此鑿山之神技

洗硯集 龍昇明撰

萬吹樓集 訂正南詔野史 國朝胡蔚撰 隨園詩話

滄山集 國朝劉樵撰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賜扇樓詩集 國朝龔大萬著 安陸杜光德序曰歲甲午

予於京師吾邑李雲門太史邨識武陵太史龔
疾浦先生先生先於雲門處知予詩兩人相見如素交列
歌綴舞之餘先生閉白吐其所為詩數篇夷然天秀予顧
雲門曰此夙根也雲門領之已而別去不相聞問者數年
丁酉粵西返棹路經江漢予復遇之其豪宕如舊日因留
連以暢其意乃觀所為詩淒清芊蔚慷慨激昂予讀之喜
曰此五年一小變也嗣是先生與予仕隱分途棲徙非一
情隨境遷類然將老丁未夏余游鄂渚而先生適自京師
歸次漢上相遇舊游之地扼腕今昔而歌聲舞袖如泡影
如電光不可復捉杯酒瀟涼意趣頭減而掉歎亦因之矣
先生復出其詩一卷授余其間如盜驪之展蹠注坡絕塵
饑鷹之側翅掠雲失影出沒震盪莫測端倪子躍然曰此
曩者夙根之許益可信矣夫貴顯華侈之域不足以樹立
而沈抑寂寞之鄉多因以表見志塞而後通勢屈而後伸
往往而然吾楚先哲屈宋之風騷靡靡離離光怪不測由
此道也先生既屈志而歸徘徊沅沔肆遂臻斯詣亦楚聲也
曷不梓而傳之先生曰唯唯否否予方歸武陵之溪放舟
乎桃源之口按陶公之圖記尋秦人之遺蹤梳酒既熟素

心共對淡然世外怡然忘老與之所至輒復謔吟詩又將
為之一變然後哀而集之綜生平之進退盡憂樂之大觀
斯乃可出而問世哉子始侯之子由是益知先生之成就
將不可量請即條其語以待異日之集成而冠之以為序

讀書人彙稿 國朝龍維祺撰 府志

鼎南詩鈔 國朝姚定益撰 府志

書法纂 國朝王炎撰 邑人趙慎珍藏本十六卷王炎自
序云凡前人議論靡不搜錄折衷其實刪汰其華分

類十一日源流曰祖襲曰操執曰點畫曰形勢曰圖訣曰
辨古曰雜組曰書法曰草法曰書評案炎好學嗜古精藝

事書自篆楷隸楷飛白
章草靡不晰其源流

詩教堂集 國朝王敬唐著 河間紀昀叙曰嘉慶丙辰余
典會試得武陵趙子慎吟嘗自言幼而孤露賴舅

氏王君孝承以成立因以王君所著詩乞序凡六卷曰研
農草曰耶籤集曰聞海二集曰庠蓬瀛倡集曰松濤園草
日南陔書屋鈔日夫江草而附以詩餘蓋暮年精自沙汰
之本故其中可傳者多其間清空縹緲之詞沈博絕麗之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作亦有觸景奇懷益為奇崛之氣者而自標全集之名則
統謂之詩教 永福黃任題詞曰老夫臥病滯開卷禪榻
茶煙伴鬚絲忽似麻姑搔癢處王郎投我客中詩斯人清
唱何人和瑤瑟湘靈徹夕寒二十五篇香草滿相思准有
澧江

蘭

沃齋詩集 國朝胡啟文著 府志

酌堂詩集 國朝裴廷著 府志

葵心園草 國朝梅鼎著 府志

飴經堂遺稿 國朝唐世倅撰 府志

易約正篇 史約稿 國朝陳詩澐撰 府志

三通拾遺 闕名鈔本殘卷每頁有 府志

常德府志稿 國朝楊鵬翔輯 鎮洋畢沅序畧曰凡書二
十四篇為紀者二為表者四為畧者一為傳者

七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別撰文徵七卷明言勝賦
當經綸而有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比
區分類別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揚鵬翱自序曰茲者
恭奉上憲割付本府諭率所屬搜討齊聞網羅散佚母沿
誤毋掠美母失之繁母失之畧訂就一書以便勸成通志
紹美前人本府達公接割欣謂鵬翱曰此益舉也宜速成
之鵬翱受命訖伏查武陵在明有專志而本朝則附於
府志府志之修在康熙九年距今百餘年所矣其所載往
事既已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其未載者尤非廣爲補輯
不足以應憲命爰延邑紳楊文斗陳惠鈞朱和瑒許南英
陳楷禮楊緒余鼎煥文錦楊毓瑞等九人共襄厥事不數
月粗成梗概義例體裁恪遵憲式繕寫呈府由府申憲幸
於公暇詳加補削將見我國家久安長治一道同風之
盛以及各上憲仰體宸衷阜民成俗之至意俱足以揭
其精微而寫其景象矣陳楷禮按此稿條例一稟史裁
借文獻不具語多臆度大事紀卽舊志災異條兼採史文
政畧卽舊志名宦傳學校并入建置凡舊志所載公典俱
從刊落計書十二冊未滿三百頁康熙九年以後事蹟仍
着本地人補續武陵知縣楊鵬翱延邑人彙稿三月而事
竣旋即散逸楷禮收輯遺稿兼採各縣成書六十餘卷今

武陵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二十一

用爲府志底稿附錄李際隆乾隆壬申續刻舊志跋武
陵無專乘向附府志自康熙重修後又八十餘年矣採訪
所至見見聞聞非惟舊志之考訂多有未確卽此八十年
來其中因革損益累幅難書亟思收輯舊聞另編爲武陵
志一冊簿書鞅掌力與願違乃乾隆辛未十月不戒於火
舊板藏於龍池巷者悉成灰燼因念旣不及纂修成書倘
並此舊文胥失將嗣宰斯土者文獻無徵負咎彌甚爰取
存本悉依原文補刊以存其舊時城西朗江書院適成邑
紳士捐膏火幾及萬金樂其事之可垂
久旣爲勒諸石遂並梓於舊志之末

痘證論

國朝楊育英撰府志

敦倫堂詩文集

國朝伍鼎臣著

易原內篇

易原外篇

國朝陳楷禮撰歙縣程恩澤答
易說書言易之書漢儒各守師承其

失也拘宋以下至爲支離欲作類書以統壹之則又不能
別擇不貫串別擇則不支貫弗則不雜也先生學易有年
蒐采博廣以成此書可謂勤敏精到昔黃黎洲作象數論
而胡文良取之遂爲周易函書今此書成實由特見其同

藝取直欲掩胡書而上僕論學首重門徑恆不欲漢宋
參於尊著實所心醉云云

常德府志

陳楷禮輯 嘉慶十八年宜黃應允烈序曰常之
衣冠禮樂為湖右最武陵舊事南楚新聞大抵善

道士風者其書多不傳惟宗標荆楚歲時記載墳墓璞二

書至今淹雅之士咸採取焉然宗戴雖並為郡人而敷求

博考一則多井里風俗之好尚一則僅名物典故之異同

其所紀已小而所以詳建革以立經制辨淑慝以昭勸懲

準物產以達政治崇教術以歸典則者固未之遠也常德

之有志始明永樂其後網羅散失志凡六修我朝屢

志天不郡邑纂修志乘而常德自康熙九年修之距今百

三十餘年一時文獻幾於世遠難徵嘉慶丁卯薛愚溪太

守慨然復為倡修借視事年餘即解任去而志書仍弗克

就成辰秋余奉命來守茲郡進郡之熟於掌故者刪其

繁冗補其闕者俾一時之述作上以備聖朝國史之採

擇下以供荆楚通志之搜求庶幾言之文而行之遠也

洞庭湖志稿

卷山詩集

青囊經解

陽宅指南

陳楷禮撰

常德文徵

陳楷禮輯 嘉慶二十年三韓馬慧裕序曰自左
史倚相屈原宋玉景差之徒出而天下之文學遂

武陵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南屬於楚楚之南九水所自出而沅澧清淑之氣鍾生騷

雅之士旁亦溢為蘅蕪蘭茝芬芳馥郁之草足以供寄託

而資吟詠柳子厚謂楚兩少人而多石豈其然歟常德古

武陵郡淵明所稱為桃花源者有山水之靈奧而又有神

仙之恢奇宜乎鬱蓄蘊含人握隋珠之寶而家藏和璧之

珍矣今觀其詩文蓋有中州上郡所不能擅長者而或獨

綽乎其優為之其精者乃能抗顏於歷下弇州新城竹垞

諸公幾幾如駉之靳焉惜其名位未顯且播在遠方不能

無少韜晦耳借如龍江陳朱數君子者皆位顯於朝而居

通都大邑則其角逐名場狎主牛耳未可知也古者太史

陳詩觀民好惡而政治出焉上以是相求下以是相應而

人之卓犖非常之才暇則講習乎事交事君者即以備他

日專對達政之用我朝鄂西林相國之官吳有南邦黎

獻集之選一時人才輩出儲為名卿鉅公不少此其效可

親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徵文考
獻以行典禮雖大聖人亦不能廢詩文固典禮之大者是
選也下以統括一郡之菁英上以薈萃兩朝之故實不惟
國家異時得備輶軒之采且使生其地者藉是以追先
哲之準繩其奮於學也彌不可量矣抑吾聞前明繼文選

文粹文鑑文類而成書者曾錫是名又其書不大顯
之無文行之不遠自選之未必精也茲雖一方之言乎吾
知其將不脛而走必有以掩前人矣餘姚翁元圻序曰
乾隆五十八年畢秋旼制府檄修湖南常德府志維時武
陵令三原楊君鵬翱延邑士九人采訪遺逸孝廉陳楷禮
與其事遂彙集成編至嘉慶十八年釅事閱明年子得藉
手賚送史館孝廉又於郡志之外別為文徵一書用昭
明文選之例括代為編以補郡志之所不及其言曰有天
下之史有郡邑之史詩文記敘之流一人之史也彙偏而
全積少而多則國史合天下之大而實起於人各有其傳
有其集也今小傳已詳於志乘而詩文又足以見一代文
風之盛衰因竭心力搜羅悉二十寒暑始脫稿可謂勤矣
刻既成請於子子竊見常武風俗樸而秀士大夫能為
聲詩皆鼻祖騷經雅香弗墜蓋其山川雲物糾繆迴薄靈
淑之氣鬱為人文非偶然也此書凡輯詩古文計四十八
卷前代不具論即如我朝諸公之作高者雲蒸龍變出
天入淵至不可思議次者亦字櫛句比謹守繩墨不失尺
寸皆心潤氣和無佞際不平之響其足以鏗金石和簫韶
而鳴國家之盛也復何疑哉幸復得藉手以為大廷
之獻爰不辭而為之敘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三五

武陵縣志稿

國朝楊丕復輯

棟陶四書文藝

國朝丁希松著

易易四書匯證

讀史節錄

國朝丁鯨撰

敬堂詩集

國朝蔣維光著

雙柏齋詩賦稿

國朝阮方增著

蜀遊草

祓紫山房集

國朝王寅著

湖南詩徵

國朝專開志輯

嘉慶丙子開詔分修湖南通志輯歷朝詩文徵三百餘卷道光辛卯被水只存

詩徵

湘繫初集

唐開詔輯楚寶編殘半

儀徵阮元題辭日楚風補就卷縱橫鄂荆沅芷澧蘭多採蘋湘中新有

評南

桃花源志畧

唐開韶輯 吉州葛天柱序畧曰桃花源志畧

之序庶吉士胡光伯編次成書其書初為原始推本於淵明之記次為繪圖摹寫其山水縱橫之形勢次為紀勝據各家言歷述山水屋舍物產以及人事次為徵文采錄歷代各體文詩賦石刻次為志餘詳其所未盡蓋桃花源之勝於是乎備矣晉齊而後幕其地者遞形於圖畫著於文詞至宋有龔元玉用寧趙彥瑋姚莘至明有馮子京先後編輯為桃花源集乾隆年間有釋一休著為桃源洞天志今因而廣之乃大備焉是非為游覽之所資也紀其山川風俗晉舊人事博采古今文詞覽者有所考焉亦一道同俗之一助也胡焯以云桃花源志畧舊為十八卷竹谷翁輯成之數十年以屬於焯焯為刪其太多更編次前後為十三卷其體例郡守葛禮山前葦序之詳矣其他因文見例載之卷中不更述書成得鄧湘皋翁更訂正劉覺香前輩為命工錄諸木焯重為推體所引桃源縣志以靈巖為瞿硎隱處考瞿硎在宣城文脊山中瞿硎先生不得姓名以所隱所名靈巖瞿樹乃因瞿童誤涉瞿硎此當為辨正者也紀勝篇中所引諸書以桃花源為王旁及綠蘿夷望山水此引書之必不能以時代為次者也識者鑒之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三

俠野草堂詩集

唐開韶輯

姓國合纂

兩朝陳樂光

楚頌齋詩集

東都南海紀行詩

校補說文解字繫傳

朝胡焯撰 自序曰得許君之書者每大小徐大徐有校勘之力而新村之字後而不經又刪許君之書以就後世之音亦失之固小徐繫傳發明許義雖朱翱反切亦用後世之音而解說明形聲多存許君之舊將欲窺許君之堂鼻必兼資二徐而核其指歸則小徐為勝今世傳刻多取大徐而小徐之書刻於石門馬氏歙縣汪氏皆殘缺弗完焯師祁夫子使江蘇延河間苗君南來苗君母通許義州段氏箋注爾元和顧氏黃氏有鈔存繫完書恩訪求而訂證焉夫子以語暨陽書院山長李君為假於顧氏焯游師門得與苗君共觀其書因舉汪氏刻木校補之著為斯帙夫小徐之書弗完而補以大徐蓋末世已然矣刻本所無獨顧氏本有之今觀其文顯為楚金之舊帙雖亦有取自臣者一覽而可辨也鈔本雖艸艸而小徐之書稽斯以存其功偉矣觀第二十九卷所摹印記知所鈔為吳縣趙

氏之書卽作長箋者之後人也木部所錄七十五篆本解
說繫傳顧君千里題云循常軌錢楚殷家鈔本補之聞李
君言黃氏本本於顧氏茲得其一而已足獨怡平趙氏錢
氏之書皆不可得而見耳夫子與江蘇巡撫陳君議棊此
書李君爲任其事顧氏之書有殊字校改者有粉塗墨改
者其端有段若膺鈕匪石諸君題字本錄有毛君斧季語
今暨陽書院校刻則又以黃粉涂而墨改之焯先後借校
卷弟不相次有己爲所改者有未爲所改者焯之所校舉
刻本之文與鈔本本存其同異刻本所誤則據鈔本正之
所無則以鈔本補之二本皆誤則本舉以俟破鈔本復誤而刻
本善者不更舉時迫故不暇耳夫舉其同異補其謫錄存
楚金之簪述企許君之齋昇區區之志所不能自己也他
日校刻書成以焯所校補者與汪氏刻本參列而互證之
習其書者必皆有取焉同時又借得吳縣汪氏所藏宋刻
本自部敘至末僅十卷卽顧君安道所取以校改此鈔本
者其書亦出長箋趙氏而字句伏置多非誤又不建鈔本
之善也

珥彤詩餘

國朝閩秀陳長壽著 府志

武陵縣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二五

玉芳詩草

國朝閩秀覃光瑤著 府志

春園小草

梅花閣詩鈔

國朝閩秀趙孝英著 府志

武陵縣志卷之四十五終

同治癸亥